

爱在乡间

● 黄志忠 著

新华出版社

爱在乡间

A I Z A I X I A N G J I N

黄志忠著

内容提要

只有几十户人家，
面孔各异的农家同
姓同村，
一项造福乡
资开发，
对乡是血
眼前的村
群来着，
来心也变
风情的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乡间/黄志忠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6

ISBN 7-5011-4475-3

I. 爱…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K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111 号

爱 在 乡 间

黄志忠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34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11-4475-3/D·707

定价:38.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个偏僻、封闭的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 300 来村民，却有心态百出、面孔各异的各色人物；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只因同宗同姓同村，却招来无情的非议、打击和迫害；一项造福四方的温泉工程，由于给了一家投资开发，却引来贪婪和处心积虑的争斗；一对本是血脉相承的同宗兄弟，却因历史的、眼前的利益原因，恩恩怨怨，纷争不止；一群衣着光鲜的山外靓女宛若天仙而降，却引来心态陡变目光奇异……这一切，都在这民风纯朴的小山村里得到充分的演绎。

本小说人和事均为虚构。

杜鹃突然出走，顿时使杜家乱成一团。杜鹃的奶奶丘氏哭得呼天抢地，仿佛哭成泪人。她边哭边唱，悲悲戚戚，说杜鹃乖孙是她的心头肉和心肝宝贝，是她的掌上明珠，是杜家的八哥和画眉鸟；说杜鹃如何懂得体贴老人，孝顺老人，床头床尾、端屎倒尿，都全是杜鹃的功劳。老人家还在沾满泪水鼻涕的唱词中说，杜鹃乖巧伶俐，聪明用心，有心思有想头，是杜家一顶两个一顶几个的妹子。奶奶哭够了，唱累了，又把心中的怨气转向儿子和儿媳的身上，嘟哝着骂儿子儿媳为人父母，却不像父母，不但不懂得疼爱自己的子女，反而糟蹋子女，让子女吃尽苦头，把子女逼上绝路。

杜立田不吭声，铁青着脸，咬着那截接有黄铜嘴头的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目光却恶狠狠地斜向一把泪水一把鼻涕的妻子和母亲。妻子赛贞也哭成了一个泪人。女儿突然走了，她就无比后悔和心痛，她心里充满着自责和内疚，但一瞥见丈夫那猪肝似的脸色，也不敢出声，只是陪着丘氏一个劲地流着泪。

儿子文亮则不出声，不时偷偷地滑动着眼珠子，时而向母亲和奶奶瞅瞅，时而瞥一眼父亲，全是一副茫然无奈的神态。

这件事，还得从今天早上说起。

今天天还没亮，丘氏就照例要起来“方便”，老人家有早早起来拉大便的习惯。她对自己这一生活习惯，视为与“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样重要，因而常常在别人面前引以自豪，说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秘诀”。说自己今天能活到88岁这般光景，仍然耳不聋眼不蒙牙不掉，就是这个道理。

老人家关掉搁在枕边的袖珍收音机，照例伸手拉了拉栓在床头的那根拉了10多年的绳子，隔壁杜鹃的房子便响起了“叮当叮当”的清脆铃声。按照往日的情形，杜鹃早就睡眠惺松跑过来了，奶奶长奶奶短的叫唤着。然后一边问奶奶在收音机里听到什么好新闻，一边搀着奶奶到门后边的痰罐坐了下来，静静地等待老人家完成每天这一“必修课目”。然而，今天奇怪了，铃声响过三遍，杜鹃没有出现。老人家急了，仿佛预感到什么，扯着颤抖的嗓门，把一家人都叫了起来。大家冲到老人家房间，以为她出了什么事情。老人家只是急得哆哆嗦嗦，话不连贯：“你，你们，快去看，看，杜杜，鹃吧，这妹子是不是，走了呵……”

大家这才回过神来，猛然推开杜鹃的房门，只见房里空荡荡的，床上的被子叠得好好的，好像整夜都没有打开过。大家顿时慌了手脚，急得像几头野猪似的在屋里乱转。

老人家又在那边尖叫起来。大家又扑过去一看，奶奶正坐在床沿边手里抖着一封信，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你……你们看那，这是杜鹃留下的信那！你们看看，看看那，这信放在我的枕头边那，这……这孙女临走前还来过我的床前那……立田，这都是你们两公婆干的好事呀！昨晚，那么大的雨那么大

的风，她到哪里去呀？昨晚打雷，我的心就像擂鼓似的，我就觉得要出什么事了……哪知，我的孙女呀……下半夜，我迷迷糊糊就觉得有人在哭，觉得有人在蹑手蹑脚地走动，可我还以为是风声雨声呀，……都怪我上半夜没睡好，下半夜睡成死猪了，我真该死呀……怎么就察觉不出来……我的心肝宝贝，我早就猜……猜到了，有那么一天的，……我的心肝宝贝……杜鹃啊……她，她走，走哇……”

立田仍然板着脸，不见气消。他从老人家手里抓过信，喝令儿子赶快念给他听。

文亮不敢怠慢，走到电灯下念了起来：

奶奶：

孙女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深更半夜，不辞而别，实在没有办法。在村里的人看来，杜鹃我干了伤风败俗的事，有伤村规，有伤家风，有伤列祖列宗，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妹子。这我不在乎，也不计较，因为我认为我是没有错的，是合法的。我觉得我没有半点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啊！旁人不理解我，误会我，讥笑、辱骂、诋毁，我都能够忍耐、容忍。但家里的人，生我养我的父母亲以及哥哥，都这样看我，这样对待我，我想不通，我不能接受，我也受不住这般的侮辱和打击。

奶奶，我的好奶奶，您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文化，不懂得多少高深的道理，但是，对待我这件事，您却表现了异常的冷静和明白，表现了奶奶的无比开通和伟大的胸怀。奶奶，这次，要不是您的呵护，我早给他们折磨死了。要不是奶奶，我也早一死了之了。念在奶奶疼我、护我、帮我说话，为我撑腰，杜鹃要顽强活下去……奶奶，孙女问您一句，杜鹃真的错了吗？我和树山相爱，难道真的是大逆不道吗？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是受过新社会好多教育的人，他们还当过村里的干

部，难道他们就不懂得国法吗？他们为什么不允许我和树山相爱？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和那些人一起，要把杜鹃捆绑起来，让自己的女儿吃尽皮肉之苦……

奶奶，树山走了，他不辞而去，是生是死，还是漂泊他乡，我一概不知。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杜鹃活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丢人现眼，给人家说闲话，让人家吐口水，让父母每天见着生无名火……奶奶，为了不拖累你们，也为了解脱自己，我走了，远走高飞了……

奶奶，今夜我一夜都没有睡，三次来到您的床头，几次想叫醒您，向您告别，但又怕生出事情来……奶奶，我走了以后，孙女不能再到您的床前孝敬您了，这是孙女最为放心不下、最为伤心、最为内疚的事。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奶奶，我走了以后，您的健康和生活起居，您自己要多加注意。您现在虽然身板还挺硬朗，精神也可以，但毕竟是88岁的高龄，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无可挽回的遗憾。因此，奶奶您一定不可掉以轻心。这一点，是孙女尤为挂记的。

奶奶，您不是喜欢吃萝卜生吗？马路边什豪小店的萝卜生最合您口味了。您想吃时，就叫文亮哥去买一点。

哦，对了，奶奶，我差点把您每天晚上喝一杯高钙奶粉的事忘了。以后这种奶粉吃完了，再去买时，一定要叫文亮哥认明牌子和注册商标，就买现在吃的这种“荷花塘”高钙脱脂奶粉。现在冒牌货和劣质商品很多，一定要叫文亮哥小心。每次大半杯开水，三汤匙奶粉就够了。因为水喝多了，您深更半夜起来小便就不方便了……

至于那个温泉工程，我也没有心情理了，也理不了。我走了以后，大概父亲会让文亮哥负责。结局如果，只有天知道！

奶奶，鸡已经叫头遍了，外面的雨似乎小了，杜鹃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我把这封匆匆写就的信放在您的枕边，我现在就跪在您的床前，默默地向您，只向您一个人，一个我无比尊敬，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我敬爱的好奶奶，跪别……奶奶，您多保重，杜鹃走了！

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您的爱孙：杜鹃

“我……我的乖孙呀，临走还来看我！乖孙呀，你到哪里去呀……”老人家一把泪水一把鼻涕痛哭起来，哭得更加伤心。

赛贞泪流满面，她感到是自己害了女儿，自己虽然也反对过丈夫的做法，但委屈求全，使杜鹃孤立无援，终于把杜鹃逼上离家出走的道路。她恨自己，更恨丈夫。她突然扑到丈夫的跟前，发疯似的揪住丈夫的衣领，咆哮着：“立田，你赔我的女儿，你赔我的女儿呀！”

立田被妻子扯得踉踉跄跄，恼火地吼叫起来：“你，你疯啦？都怪你生了个野生货！”

赛贞一听丈夫又提“野生货”，更加伤心，绝望地跌坐在地上。

一家人无言以对，只听见两个女人的抽泣声。

良久，老人家停住哭啼，缓缓地抬起头，盯着阴沉沉的儿子问道：“立田，女儿是你的，你们就这样呆在家呀？还不赶快去把她找回来呀？”

立田把脖子一挺，嘴上硬撑着：“我不去找，她要到那里就让她到那里，她去了，让我少操这份心，就当我没有这么个

女儿了!”

“唉哟哟，你这个毒如蛇蝎的父亲哟，女儿丢了还当丢了一把锄头呀！女儿连把锄头镰刀都不如呀！你们看呀，我的心肝宝贝，我可怜的乖孙女呀，你这没良心的父亲要气死我罗……”

突然，老人家倏地站起身来，抓过手杖，扯着沙哑的声音朝儿媳和孙子喝道：“你们还不去找人那？还呆在这里干什么？立田没心肝，你们也没心肝吗？走，你们搀着我！他不要女儿，我可要孙女！走，赛贞，文亮，我们去找杜鹃，她到天边我也要把她找回来……”说着，便迈开颤巍巍的步子向大门口跨去。

立田慌了，赶忙叫道：“妈，您逞什么能？要去我去好了！”

“呸！”老人家此刻已跨出大门，吓得赛贞和文亮赶忙跟了上去。

“咳！”立田气得狠狠跺了一脚，不敢怠慢，拿上雨衣、雨伞，急急地追了出去。

杜鹃的事，还得从头说起。立田和赛贞生有一男一女，男儿叫文亮女儿叫杜鹃。文亮是个见了书本就发愁的人。他只上过五年小学，三年级就连续念了三年，两度留级，勉强强上了五年级，他却丢下书包溜之大吉，随下屋的海牛叔偷偷上白马山烧木炭去了。立田也不生气，他知道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子，照他的话说，文亮生来就是个做苦力的农村人的后代，是个啃书如爬山、下地胜读书的人。立田甚至这样说，自家世代代耕田，文亮就是这方面最理想、最放心的接班人！果然不错，文亮在山上烧炭，吃得苦，耐得住深山里的寂寞，两三个月不下山他也能乐在其中。伐木时，他像一条能干的猎犬披荆斩棘。脸上、手上、脚上，尽是被荆棘割破的血口子，他却不当一回事，一边唱着山歌，一边挥动着伐木的柴刀，全是一副“山大王”的乐天模样。即使在木炭出窑最辛苦的时候，每次都要在热烘烘的炭窑里钻进钻出几个小时，弄得浑身炭灰浑身汗水，浑身上下像个黑鬼，他嘴里也会仍然唢哨、山歌一刻不停。收他为徒的海牛大叔都竖起拇指夸他：“文亮这小子是块干苦活的料，我这一生烧炭砍柴割木香，收过不少的徒弟，没有几个像文亮这样捱得苦的。文亮这小子就讨我喜欢！”

文亮读书无望，立田夫妇就把望子成龙的心思放在杜鹃的身上。立田和赛贞曾上百次议论过杜鹃的情况，觉得杜鹃这妹

子聪明、好学，接受能力强，是能读书的料，是杜家上几代到现在最有希望的读书人。为此，夫妇俩煞费苦心，决心不惜一切本钱，即使忍饥挨饿，卖牛卖屋，也要供女儿读上大学，让她走出这四面见高山、抬头只见天的穷山沟，期望她将来在城里找份好工作，再找个好丈夫，让她一生有一个好归宿。奶奶也说，杜鹃这孙女准行。奶奶高兴起来，总爱拿杜鹃来做话题，说她人生八九十年，看了那么多朝代，山外闹得天翻地覆，又是出状元又是出皇帝，可凤凰坪这地方从没有出过秀才以上的人物，看来现在有指望的就是我杜鹃了。

立田夫妇和奶奶没有看错，杜鹃的书从村里读到镇上，又从镇上读到山外，从入小学的那一天起，就把她的潜质发挥出来，她不但一直是班级里的学生干部，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是个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在镇上读初中和县上读高中时，她就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县里、市里的语文、数学和英语的尖子比赛，拿了八九个金光闪闪、花花绿绿的奖杯、奖章回来。尤其有两次去省城领奖回来，更是把全家乐得欢天喜地。特别是奶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抚摸着那些奖杯证书对邻居夸耀说：“你们看看吧，这就是我孙女的功劳啊！”但老人家又补充说：“你们都别把这些作当我杜家的光荣啊，这是杜鹃为全村人、为凤凰坪争回的光荣啊！你们都记住，杜鹃是大家的杜鹃，是凤凰坪300来村民的杜鹃……”

然而，有些事情是难以意料的，也是难以逆转的。

那一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前所未有的冲击波一下子把许多近似沉睡或半梦半醒的人们推上改革开放的波峰浪谷之间，接受这场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杜鹃也不例外，和许多人一样，禁锢已久的思想观念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和刷新。那一年，本应该参加高考的她，却突

然改变了参加高考的主意，只身来到刚刚拉开建设序幕的深圳经济特区。杜鹃这不告而别的举动，不但使全村人感到不解和惋惜，而且也使立田夫妇望女成龙的美好愿望顿成泡影。

在深圳五年的打工生涯中，杜鹃干过工厂、餐厅，干过酒楼、宾馆，从一般打工仔干到工厂的组长和酒楼的部长。五年的深圳生活，不但使杜鹃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而且使她积蓄到一笔可观的钱。那年，深圳刚开始发行股票，一元一股，摆在街边揽生意，没有多少人明白过来，也没有多少人光顾。杜鹃听信一个来酒楼喝茶的香港人的话，把打工赚到的二三元全部投了进去，买回股票压在箱底好几年。结果，股票疯长，几千元变成了几十万元。有了钱，别人以为杜鹃会在深圳大展拳脚开拓事业，可她来了180度的大转弯，第二年春天就回到村里，向村里提出投资开发家乡温泉工程的计划。几经周折，她的计划得到村里同意。这可是凤凰坪有史以来的大工程。正当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村里却传出一条足以令凤凰坪人无比震惊、无比愤怒的特大消息：杜鹃和杜树山谈恋爱了。

这消息如五雷炸顶，把杜立田一家人炸懵了。

杜立田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你们是杜家的败类，你们绝对不能结婚！你们要是结婚，你就不要再踏进我家的门，我杜立田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杜立田之所如此动气，不仅因为杜树山身患残疾，年龄比杜鹃大10多岁，而且他们还是同村同姓同祖宗的堂兄妹！在他看来，这是有辱家门，有辱祖宗，伤风败俗的事，是农村中最不光彩最见不得人的丑事！杜立田认为，即使自己能容忍这件事，全村杜姓人也不会容忍的。

杜鹃对此态度坚决，振振有词，说树山是她最仰慕的人，还说这辈子非他不嫁。杜立田气得直跺脚，软硬兼施，可杜鹃

毫不动摇。

“那杜树山真有这样大的魔力，真值得你这样的爱他？”杜立田竭斯底里吼叫着。

“就凭他为军队，为村小学所作的贡献，就凭他的为人，金子般的心，就值得我爱！”杜鹃也扯起嗓门比声高。

“你这是鬼迷心窍，喝了他的迷魂汤！”

“我是认准理，铁心已定！”

杜鹃与父亲争辩时，脑海里常常会出现树山动人的一幕幕镜头。

那一年，村小学校因地处偏僻，待遇又差，一下子走了两个外地教师，学校的师资一下子成为问题。新学期开学迫在眉睫，村干部急得跳脚。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树山一听，二话没说，当天就找到老村长，向村长提出自己到小学去任教的请求。老村长起初有些为难，因为他听树山妈说，树山的姐夫已给他在县里联系好工作。老村长想，如果留下树山，就有可能把他留在凤凰坪一辈子，弄得不好，以后人家会埋怨他。树山看老村长还在犹豫，焦急了：“村长，不要犹豫了，别人看不上我们这穷山沟穷孩子，难道我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吗？你看，我们山沟名叫凤凰坪，可什么时候飞出过金凤凰呢？旧社会不用说，解放后，除了当兵、打工有走出过山门的，正儿八经靠念书冲出山门在外面干事业的，还是个零啊！这虽然不是我们山里人的无能、愚蠢，但也不是我们凤凰坪人的光荣啊！村长，你还考虑什么？这些年，我在部队学了几年文化，完成了高中课程的补习，还读了三年广播电视大学，我认为我有能力把那两个教师的课程担当下来。虽然，一个人担两个教师的课程会辛苦一些，但我不怕，我保证按照上面规定的教学大纲和要求，保质保量把孩子们的学习搞好……”老村长同意

了，新学期终于如期开课，凤凰坪人又听到这深山沟里朗朗的读书声。

但是，人们哪里知道，树山是一个三等甲级残废军人，是一个曾因公负伤，腿肌肉严重萎缩的人。他是硬撑着身子、顶着痛疾挑起学校这副担子的。起初，人们并没有发现树山的这个秘密，只知道他整天忘于教学，忘于学校的基本建设。学校开课的那一学期，他为解决学生的课桌问题，起早摸黑一个多月，利用周日和放学时间，与学生的家长一起上山为课桌备料。也许是过度劳累，树山昏倒在松树下。这时，抬他的几个家长才吃惊地发现，树山的小腿才有手电筒一般大小。老村长挽起树山的裤腿，大家震惊了，一块巴掌大的伤疤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伤疤周围，小腿的肌肉已经严重萎缩，膝盖的骨头凸现，已是一副皮包骨头惨不忍睹的模样了。经众人再三追问，才知道这是树山在部队时工伤落下的。老村长想暂时让本村的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来替换树山，让他去县城治疗一段时间。但树山不同意，说这样会影响教学质量，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就这样，树山在学校一挺就是八年。后来还担任了这个小学的校长。由于树山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更加严重了。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右腿已不能自由弯曲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背也开始驼了。然而，树山的行动感动着每一个凤凰坪人，也激动着杜鹃的心。她在深圳打工时，就常常从家乡人的口中，知道树山哥的一些事情，她也常常有意无意打听树山哥的情况，心里莫名地惦记着树山哥。在很大程度上说，杜鹃从深圳回来开发温泉工程，有树山哥的因素所在。

“难道你回来不是以开发工程为重，而是为了与杜树山搞恋爱的？”杜立田问道。

“我觉得两件事不矛盾呀！怎么硬要扯到一块呢？”杜鹃平

静地说。

“可是这件事已经影响了你的工作，影响了你的声誉！”杜立田继续吼叫着。

“这是你们认为的，我可不这样认为！”杜鹃铁心一条，寸步不让。

“这场火是你引起来的，看你怎样收摊？”

“我敢作敢当，我杜鹃一个人应付到底！”

果然不出杜立田所料，事情传开后，凤凰坪便炸开了锅。几乎全村杜姓的人都群情激愤，奋起而攻之，男女双方的家人顿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立田夫妇在强大的压力下，对树山和杜鹃进行车轮战式的劝诱、威逼、恐吓，但两位恋人毫不屈服。最后，立田在隔壁福保、世龙、杜狗等人的胁迫、支持下，大打出手，把杜鹃捆绑在家里的木梯上，打得几度失去知觉。愤怒的凤凰坪人这时不念旧情，他们的愤怒情绪已经代替了往日对树山和杜鹃的好评，他们在福保、世龙等人的鼓动下，联名上书，强烈要求把树山从小学校长的位置上撤下来，一撸到底，逐出学校，要求上面速速派新校长来顶替。

树山走投无路，一周前突然去向不明，有人说他到县城躲避去了，有人说到深圳打工去了。但杜姓的人都恨不得他马上消失，都认为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杜姓祖宗唾弃的大逆不道之人。

树山一走，杜鹃伤心至极，但她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屈服的字眼。她倔强地反复申明，非树山不嫁，不论树山走到天涯海角，不论他多少年后才回来，她也要等下去，等他一万年也不后悔！

近几天，立田察觉杜鹃有些反常，怕她步树山的后尘，便把她锁在房间，严加监视。不想，昨晚一夜风大雨急，疏于防

患，结果让杜鹃逃出去了。